



丛书主编 王富仁

新 锐 经 典 阅 读 文 丛

感性的归途

姜 飞 著

阅读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



四川人民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6472743

I206.6

J503

丛书主编 王



新 锐 经 典 阅 读 文 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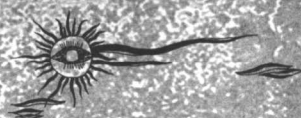
感性的归途

阅读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

姜 飞 著



I206.6
J503



四川人民出版社

64727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性的归途: 阅读 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 / 姜飞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5
(新锐经典阅读文丛 / 王富仁主编)
ISBN 7-220-06375-X

I. 感… II. 姜…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鉴赏—
中国②当代文学—文学鉴赏—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4606 号

GANXING DE GUITU

感性的归途

——阅读 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

姜 飞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出版发行
网 址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印 次
版 次
印 书
定 价

谢若香
邹小工
戴雨虹
伍登鸾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http://www.bocssss.com>
E-mail: sc.cninfo.net
(028) 8662239
四川锦祝印务所
700mm×1000mm 1/16
22
280 千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6375-X/1·943
36.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编辑者说

如何面对文学经典，这是一个问题。

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筑成了一座巍峨的方城，但是这座城不设“九门提督”，没有兵卫和弓弩手盘查和射杀过往人等，阅读者自可进出两便，去留自由。

于是，有纵马入城而又旋即飞马杀出的“草寇”——他们一个晚上可以吞下 100 万经典文字，像电影的快镜头一般迅速而模糊地经历漫长的“战争与和平”，然后挂一漏万或者全部排出；有进城之后终身对着一座小阁楼缠绵悱恻的“情种”——在他们眼里，所有的城市高楼永远都是木质的“红楼”，所有的现实人生从来就是前朝的旧“梦”。

有进城之后就爬上中心广场那个演讲台的士大夫或者知识分子——他们以“日瓦戈医生”背后的人性问题和话由，面对现实，振臂高呼；有对城内建筑的材料、质地、音响、色彩、光影、线条、结构等问题感兴趣的“形式主义者”——他们讲究趣味、品味，喜欢在秋天剔食螃蟹脚尖的肉，喝点醉人的液体，然后吟唐诗宋词。

有“心怀叵测”的偷师学艺者，主要考察技术和艺术，他们研究之后多半也要造一点楼阁什么的，或者造得更高，这叫“超越”，或者生怕人家有恐高症，造点平房，这叫“平民化”，或者造得更怪以至不蔽风日，甚至根本不造，只在那里乱堆一些砖块任其日晒雨淋草长莺飞，这也有说法，叫“解

感
性
的
归
途

构”——这类人里面总是会有大师拔地而起的，因为一切大师都有这么一个偷师学艺的神秘阶段；有手上拿着研究课题的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員——他们要进城去写一些规范的论文，参加城外的职称评定和社科评奖。

此外，还有受了世界的气而躲进城散心的人，有晃进城打发那些总也打发不完的时间的人；有离毕业还远或者马上毕业的大学生……

以上就是进入或者逗留文学方城的各种方式。

但是，我们这套丛书将以何种方式入城呢？

这取决于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为多数喜好文学的人贡献尽可能好的有关文学的知识、观念和阅读路径，我们希望我们的表述被多数阅读者轻松而愉悦地接受。于是可以肯定，我们这套丛书采用的入城方式决不会是上述任何一种。

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这套丛书既讲究专业性，提供专业性的把握方式和见地，又突破狭隘的论文路数，讲究清新、亲切、随意和文字趣味，视野宽广而又心细如发，重视感性、直指内心。

这套丛书既非生气索然的研究，亦非流于滥俗的鉴赏，我们奉行的是一种“中庸之道”，有历史有领悟，有文有质，力图“文质彬彬”。这套丛书包括三册，即《古老的回声——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感性的归途——阅读 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和《远方的诗神——阅读外国文学经典》。愿你开卷得益。

自序

我是一个跟酒有仇的人，三十年来，避酒犹如躲债，不得已而与人碰杯时，感觉如同饮鸩。只在冬天，我才纯属自愿地偶用醪糟，以抵御成都的轻寒。煮醪糟的时候加三五片生姜，一勺白糖。

如果温和的醪糟算不得酒，那么我很愿意一辈子都不与酒、尤其是与白酒有染，即使有人挑逗性地对我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我也不会蠢蠢欲动。我只做隐者，不做饮者。

花半开时酒微醉，那是雅人高致呀，我当然也心向往之，惜乎我不会赏花、不会饮酒。我曾在一些热烈的桌子上置生死于度外，举杯莫停、先干为敬，但数个一二三就风云突变、面如红枣，然后酒食原路返回如土壅而川决，然后一言不发像段枯木，加以不会抽烟饰窘，便更见呆了，对桌上的气氛有负面影响，简直无法搞公关。遭无量罪，受无量苦，而不得酒中佳趣，所以只好不饮而隐了。

——以上绕来绕去的全是废话，其实我要说的是一件怪事：我不知酒醉佳趣，却在检阅这本《感性的归途》时，蓦然发现一些“迷醉”、“沉醉”之类词语，把我自己吓了一跳——扪心自问，酒于我如寇仇，我何“醉”之有？这个发现使我怀疑自己写文章的时候，态度大概过分随便了——我本来无权征用“迷醉”、“沉醉”等词语，但却一征再征，弄得像个

感性的
归途

贪官酷吏，尽搞乱摊派，屡犯不禁。

但是我知道自己的写作态度其实十分严肃，我只是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才与“醉”字周旋——在酒旗飘飘的汉字里，我的字斟句酌（“斟”、“酌”又与酒相关！）常常伴随着叹息。这当然不怪汉字，只怪我不饮亦不醉，才会在描述自己体会到的大享受时，总是那样地地理屈词穷，总是去找那些泡在酒里的字眼纠缠。

然而正因为这样，在这本《感性的归途》中，虽然有一些“醉”的字样，却并不代表我真的醉眼朦胧不辨东西了。文字自然是感性的，但书中不会有醉舞翩跹的语意恍惚，只有清醒明了的大白话；不会有名酒或者洋酒耀目的光华和品牌的刺激，此番端出来的是醪糟一碗，碗内当然并非全是水货，其间滚动着几许朴素的汤圆，干净而且热气腾腾，勺子是瓷的，松木桌凳傍于豆棚瓜架，野风穿过阳光轻吹过来，客官请慢用。

是为序。

姜 飞

2003年春识于川大桃林公寓

目 录

1	编辑者说
1	自序
3	鲁迅：笑与悲悯
15	郁达夫：感伤的行旅
29	徐志摩：雪花的快乐
43	沈从文：人性的体操
55	戴望舒：绛色的沉哀
69	李劫人：美食与美文
83	艾青：忧郁的行吟
97	张爱玲：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113	赵树理：风动与云驰
129	穆旦：悲怆的象征
143	郭小川：星空下的惆怅
163	余光中：古典中国的残梦
179	汪曾祺：传统文人的黄昏
195	周涛：马背上的侵略者



QA 1528/05

- 211 张承志：草原的心史
- 223 北岛：走向冬天的英雄人物
- 237 阿城：内心深处的荒郊野岭
- 257 贾平凹：俗与雅
- 269 马原：混沌与狡狴
- 285 顾城：拒绝俗世的太虚幻境
- 299 韩东：断裂之际的温柔抒情
- 317 海子：以梦为马的诗歌烈士
- 331 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 343 余华：阴险的梦呓与透明的笑声

鲁迅



鲁 迅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城一个没落的仕宦之家，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寓所。著有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以及散文与杂文集多种，兼有《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成果。

这是一个战士，终其一生都在与民族的劣根性、与社会和内心深处的黑暗、绝望和虚无搏斗，但他远未获胜。

……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瘦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

鲁迅：笑与悲悯

——阅读《狂人日记》、《孔乙己》和《阿Q正传》

鲁迅这个绍兴老头享祭于历史营建的“先贤祠”已经很久了。

在香烟缭绕的历史叙述中，鲁迅被提炼、截取、嫁接、重塑、变脸，被拉来拉去地与人“合影”，被虚构为神，切于时用。然而鲁迅的精神早已从后门遁走，惟余“伟大”的模糊轮廓承受无尽的香熏和不绝的目击。历史枯燥而弯曲的叙说老是逮不住鲁迅这个小老头的真精神。

但是，鲁迅又并非与我们遥隔山河。鲁迅的生命并未隐没在造化和人为的烟云深处，在他峻急而别有机趣的文字中，真实的鲁迅咳唾可闻。黄卷青灯，在阅读者独自面对鲁迅文字的时刻，鲁迅从时空隧道的深处如约走来，与阅读他的人近距离对视、对话，或者对峙。

——其实，鲁迅曾是几代国人的阅读生涯绕不过去的暗礁。鲁迅在人们少年时代的课本中受到无以复加的强调，他被领袖人物称赏为一块“最硬”的骨头，这块骨头在国人年少时节的肠胃中难以消化。直到多年以后人们重读鲁迅，以成年的大脑与之直接相逢，他才不再是令人望而却走的漆黑暗礁，而多少显出些许可亲的颜色，似导师，如益友。鲁迅遂不再抽

威
性
的
归
途

象，而变得感性起来。自然，人们一眼望见的还是鲁迅那凌厉悍鹫的反叛意志和“攻击性”、“人至察则无朋”的锐目凛凜、漆黑一团的灵魂、“一个都不宽恕”的以直报怨；久之，则会品味出一丝机趣，以及味之不厌的深刻。

鲁迅的文字，不论书信、杂感抑或小说，当然是旨在担当，却也不乏机趣。说他有趣，并非褻渎；相反，这位绍兴老头的机趣让人备感亲切；何况，真正的深刻并不都是言辞冷硬耸人听闻，倒不妨以机趣灵动之语从容出之。不说鲁迅“幽默”，是因为他早已固执地将“幽默”二字送给了《人间世》的林语堂——如其所自称，鲁迅委实不愿在“难以幽默的时候”“为笑笑而笑笑”地把玩幽默。鲁迅是富于机趣的大师，他的机趣是大师的机趣——他的机趣似轻实重，笑而含悲。

遍览鲁迅的卷册，正是其有趣的文字与有趣的措置使得他的文字集结显得游刃有余，独具风神——

病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以文言敷演，开启了机趣横生的端绪。每读《怀旧》，人们可能都会不禁莞尔：

明日，秃先生果又按吾《论语》，头摇摇然释字义矣。先生又近视，故唇几触书，作欲啮状。人常咎吾顽，谓读不半卷，篇页便大零落；不知此咻咻然之鼻息，日吹拂是，纸能弗破烂，字能弗漫漶耶！予纵极顽，亦何至此极耶！秃先生曰：“孔夫子说，我到六十便耳顺；耳是耳朵。到七十便从心所欲，不逾这个矩了。……”余都不之解，字为鼻影所遮，余亦不见，但见《论语》之上，载先生秃头，烂然有光，可照我面目；特颇模糊臃肿，远不如后圃古池之明晰耳。

鲁迅写作这些文字之时，大清帝国连同百孔千疮的旧文化

似乎都已成为历史。在对恶劣塾师“秃先生”极尽调笑之际，通篇超然的机趣已约略透露出鲁迅些微的乐观情绪——孔夫子、《论语》、秃先生、《八塾铭钞》、童年时代的属对、记诵和界尺，一切陈旧而尖利的记忆，似乎都已化为不复重临的前尘旧事和依稀“噩梦”，被一场象征辛亥剧变的“雨”冲刷净尽：

雨益大，打窗前芭蕉巨叶，如蟹爬沙……

然而，鲁迅很快发现，这场夜雨并未如其预约的一般给国人变出一个黄金世界；相反，触目所见，仍是旧道德的张牙舞爪。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刻遂已胎孕腹中。

《狂人日记》里曾患“迫害狂”的“某君”病中和病愈的情形，在鲁迅的措置下，大可对应于“庄周梦蝶”故事里处身梦中和梦醒之后的庄周。鲁迅在《狂人日记》里预伏了这么一个富于机趣的大扭结：如果悬置绝对的判断标准，则“某君”的狂人心理反倒是正常意识，而所谓的病愈反倒是病笃，正如庄周“梦”可能是“醒”，而所谓的“醒”则反可能是“梦”。鲁迅由此而显示了狂人心理的两种阅读方向：或视之为狂人“意识流”的真实笔录，或读出某种“别有用心”的寓意。

如果依循第一种方式阅读，则《狂人日记》是一篇那个时代的“另类文字”：它呈现了一个“迫害狂”的病中世界，13则病中日记记载着战战兢兢的狂人迷失于其间的吃人与被吃的恐惧幻觉，显示了被压抑于意识深处的灵魂真实，一段接一段“意识流”展开的是奇幻的、正反错解而具有个体深刻性的人生风景。然而联系到篇首狂病已愈的记述，则小说的许多叙写都成为不带悲剧感的纯粹机趣：

……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首肯几下。

但是，在时代风云和启蒙关切的语境中，《狂人日记》已

不大可能不被理解为别具深意。鲁迅的这篇小说因此便成为铁屋中的一声呐喊。狂人的疯狂心理也不再是个体短暂失常的表征，而体现为国民精神的遽然觉醒。鲁迅以妙趣横生的言语宣判华夏四千年的文明史料为漫长的吃人记录，严峻的批判意向使人阅读之时因机趣文字而浮现出来的笑意立刻僵死于脸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词“仁义道德”竟然隐含着罪恶昭彰的深层语义：“吃人”！

而鲁迅的深刻之处更在于，他在呐喊之时已蓦然觉察：醒来之后的人们也可能因无路可走而重新踵武旧迹，于是我们读到，狂人在民国七年时病“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寥寥一语，正是对启蒙之寂寞、艰难和虚妄的又一“有趣”的深长感喟。

在旁人的说笑声中， 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鲁迅早年曾与其弟周作人同在绍兴赴过县考，虽未考得功名，没有做成秀才，但都不以为意。然而，科举毕竟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惟一的正路”，所以不可能人人都像周氏兄弟一般毫不介怀。恰如周作人在《县考》一文中所言，大多数读书人一生不中，却又只能“一年年的考下去，到得须发皓白了，还是提了考篮做‘考相公’，外号被不客气的称作‘场植’，言其长在考场里混过日子，正如鞋匠用以植大鞋子的‘鞋植’相似。”被县考淘汰的人，“如不是改变计划，别寻出路，便将‘场植’进而为‘街植’，——在街上游荡的人，落到孔乙己的地位里去了。”

这里言及的孔乙己，自然是鲁迅的短篇杰作《孔乙己》里的那位“街植”。

《孔乙己》是以散文笔法娓娓写成，平易简洁的文字匠心独运，蕴蓄无穷功力，叙述大巧若拙，稍一品味，便觉惊心动

魄。咸亨酒店是鲁迅精心布置的一个十字路口，从不同生路奔来的各色人等在此相逢，穿长衫的孔乙己与一群短衣帮由是便不期而遇。孔乙己的出场并不体面，不仅尊容是“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长衫“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更致命的是，他在与“短衣帮”短兵相接之际一触即溃、尊严丧尽、孤立无援：

……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孔乙己依靠略识之无而穿上的人格长衫被庸众残酷地剥除了，甚至当他伸出双手去抓取已不存在的遮羞布时，他的慌乱和仓皇正可供庸众免费赏鉴和大肆娱乐。小说中，叙事者“我”是咸亨酒店的小伙计，在“我”眼中，孔乙己自然是不堪而可乐；而“我”非鲁迅，鲁迅并不现身，但他的情感力量却出场于孔乙己与众人的碰撞瞬间。孔乙己的世界充满窒息的尴尬，众人的世界膨胀着“快活的空气”，而鲁迅的世界则在此际淤塞着挚切的悲哀和别样复杂的意绪。

“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一语的重复出现，实际上是将孔乙己的存在和感受完全忽略和删除了。尽管孔乙己的一大功能是“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小说的叙述此后便重点展示孔乙己的多余处境。鲁迅对此的写法可谓“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孔乙己似乎还留在人的记忆中，但缘由是欠着咸亨酒店的酒钱。一句“孔乙己还欠着十九个钱呢”四度出现于小说中，毫不留情地揭示着孔乙己悲惨而微不足道的生存真相。直到篇终，孔乙己终于在别人的世界里消弭无痕。

鲁迅的态度在此极度隐晦、不可捉摸——对孔乙己是一腔同情？是庆幸孔乙己连同操纵孔乙己的科举考试、漫长的精神戕害的终究消亡？还是如传统评论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答案当然在小说中，又似乎没有的解。鲁迅的机趣让人欲笑，但是你不可能真的轻松一笑。鲁迅携着强大张力的冷静叙述是那样的单刀直入、震撼人心：

……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我本来要……来投……”

许多年以后，当一位名叫余华的浙江作家写作一篇名叫《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的小说之时，他不会不记得鲁迅的《孔乙己》，还有《狂人日记》。很难否认余华那篇小说与鲁迅杰作之间的精神联系，何况，余华坦言阅读鲁迅、阅读《孔乙己》是他文学阅读那段“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中的重要内容。余华关于“无名”的生存真相的揭示从《孔乙己》中受惠良多，余华小说里没读过什么书的“来发”与鲁迅小说里读过一点书的孔乙己相隔八十年，但领受着相似的人生寒意——实际上，在人世的残酷忽略中，他们都失去了一个象征性的好东西：名字；然后，他们失去了一切。

鲁迅让孔乙己在不属于他的世界里微似轻尘，他要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这个绝招：根本不让这个“相公”拥有自己的名字——

……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

这是有意而又有趣的小安排：“名不正则言不顺”，无名，自然也就无声无息无足轻重了。同样的机趣也见于《阿Q正传》——